

逆风起飞

〔苏〕 格纳季·谢苗尼欣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надий Семенович

ВЗЛЕТ ПРОТИВ ВЕТРА

«Роман-газета» № 16, 1974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小说月报》1974年第16期译出

逆 风 起 飞

〔苏〕格纳季·谢苗尼欣著

闻 学 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18,000

1978 年 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88·4 定价: 0.84 元

内 部 发 行

逆历史潮流而动决没有好下场

——评苏修小说《逆风起飞》

顾 琮

最近几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宣称要用卫国战争的传统“来教育全体苏联人，首先是教育青年”，并且别有用心地大搞“战胜德国法西斯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这片鼓噪声中，苏修御用文人紧密配合，炮制了大批所谓“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格纳季·谢苗尼欣写空军题材的长篇小说《逆风起飞》便是其中一部。它一出笼，就博得苏修当局的连声喝采，拼命宣扬。小说先于一九七三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又于一九七四年在《小说月报》转载，并由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上将阔日杜布出面作序，以抬高它的身价。后来，又在《文学评论》杂志编辑部召开的军事作品座谈会上大肆吹捧。可见苏修当局对这本书的重视。《逆风起飞》受到苏修当局如此赏识，绝非偶然：它适应了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疯狂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难怪苏修当局要大加赞赏，到处兜

售了。

《逆风起飞》写的是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集群空军司令巴塔洛夫培养“继承人”的故事。巴塔洛夫是作者秉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意旨精心炮制的一个“正面人物”，是一个不仅“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航空事业”，而且“呕心沥血”地培养所谓接班人的典型。小说有意把巴塔洛夫和他的“接班人”写成父子关系，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说明小说的主题是“接班”问题，即今天的苏联年青一代是否能“继承”他们的修正主义“父辈”的“事业”问题。当巴塔洛夫年迈体弱，即将离职的时候，他不禁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而担忧：他的“空中事业”是否后继有人？巴塔洛夫内心的焦虑正是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窘迫心情。目前，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广大青年把应征入伍视为畏途，逃避军役、军队哗变和叛逃事件层出不穷，对新沙皇法西斯统治的不满和反抗也与日俱增。苏修当局面对这样的形势，惶恐万状，因此不得不一方面加紧对广大群众的镇压，另一方面则利用一切宣传工具，愚弄和毒害青年，妄图使他们俯首帖耳，充当苏修对外侵略扩张的炮灰。《逆风起飞》的作者颇能领会主子意图，就抓住这一点在小说里大做文章。

写小说毕竟比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容易得多。作为“老一代”修正主义分子的代表巴塔洛夫不费吹灰之力就拥有了他的“接班人”。他的儿子阿尔卡其和义子安德烈作为“继承人”及时来到了巴塔洛夫的司令部。这当然使忧心如

焚的巴塔洛夫大为宽怀。“继承人”有了，接着是如何培养他们，使他们“继承父业”的问题。于是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逆风起飞”的问题。

为了使“继承人”“不玷辱”巴塔洛夫家的飞行荣誉，尽快地从“父辈手中接过无形的接力棒”，巴塔洛夫决定把自己“最昂贵、最有价值”的本事——“逆风起飞”的“特殊抵抗力”传授给他们，使他们“加速地”成长。何谓“逆风起飞”精神？作者在书中有个注解：“这不仅是空气动力学定律的一种贡献，这也是飞行员赖以生存和获胜的那种特殊抵抗力。不仅在空中需要它，而且在地面上也需要它，因为飞行员在生活中遇到任何最复杂、最剧烈的震荡时都具有高度的抵抗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受过真正的飞行训练的人一定能在这些情况下获胜，他的胜利永远象歼击机的逆风起飞那样值得自豪。”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经受“任何最复杂、最激烈的震荡”的“特殊抵抗力”，把它作为苏修飞行员“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获得胜利”的法宝。

在小说中，作为“逆风起飞”精神的体现者，首先当然要推老巴塔洛夫了。因为，第一，他是“父辈”的代表，是第一代修正主义头目的化身，是年青一代的“学习榜样”，要传授“逆风起飞”精神，算他最有资格；第二，他是经受了数次“最复杂、最激烈的震荡”的胜利者，具有“特殊抵抗力”，可以传给后代。

小说着重写了老巴塔洛夫一生的四个“事迹”。第一个“事迹”，在苏德战争中，有一次，当时还是青年飞行员的巴

塔洛夫驾驶着老式的“伊尔”去执行侦察任务，当他已经完满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即将降落在自己的机场时，突然一架德国法西斯的“梅塞施密特”出现在他旁边，德国王牌飞行员冯·科尔诺夫傲慢地向他示意，要把他击落在苏方机场上。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巴塔洛夫虽然吓得“浑身发凉”，但结果还是巧妙地躲开了德国飞行员的射击，反而把德国飞机击落，取得了一次胜利。第二个“事迹”，在上述事件之后，过了三年零四个月，冯·科尔诺夫又驾驶着“梅塞施密特”向苏方“最优秀的王牌飞行员”挑战。在这次险恶的战斗中，巴塔洛夫又一次把这个德国王牌飞行员击落了。第三个“事迹”，发生在巴塔洛夫最倒霉的时候。巴塔洛夫刚刚死了妻子，接着被任命为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集群的空军师长。但他到任不久，就接连发生了两起属下歼击机坠毁的事故，这使他受到了处分，被解职调离工作。正当巴塔洛夫受到处分，失魂落魄，准备走路的时候，一架外国飞机侵入上空，这时，巴塔洛夫毅然执行他原来的师长职权，命令把敌机迫降。这一行动据说使苏联外交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巴塔洛夫因此受到了嘉奖，终于化凶为吉，意外地得到了升迁。第四个“事迹”讲巴塔洛夫在远东援救遇难渔民，是纯粹美化苏修军队的，这里不予详细转述了。所谓巴塔洛夫的“逆风起飞”精神，我们从以上这些“事迹”中已可大体领略了。苏修御用文人臆造了这些情节就是要宣扬一种不管在任何不顺手的情况下，都要矢忠苏修，为苏修军国主义政策卖命效劳的法西斯军人精神。

这种“逆风起飞”精神，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身上看得更清楚。这就是作者着力加以渲染美化的德国法西斯飞行员冯·科尔诺夫。科尔诺夫虽然是个败将，但他的“逆风起飞”精神比起巴塔洛夫来表现得更为“出色”。他在和巴塔洛夫的第一次遭遇中被击落俘虏，但他在受审时完全不象一个战俘，倒象一个神气十足的胜利者。他狂叫：“我是个军官，宣过誓要忠于伟大的德意志。科尔诺夫家所有的人都只为伟大的德意志效劳。既然现在领导国家的是元首希特勒，那么，我们也为他效劳。”他把他的对手、苏联军官巴塔洛夫称为“教子”，赞扬他有前途，建议他改学歼击机，似乎他们并不是敌对的双方，而是一对亲密的朋友。科尔诺夫的那副傲慢的神气真是跃然纸上了。他在押解途中逃跑以后，又投入法西斯军队，继续死心塌地与苏联人民为敌，直到希特勒德国灭亡前夕，他还多次混进苏军机群，疯狂地轰炸苏联的军事目标，妄图作垂死挣扎，甚至投下战书，要与苏联王牌飞行员决一死战。他第二次被击落俘虏之后，巴塔洛夫对他关怀备至，两个人又象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亲热地谈心起来了。巴塔洛夫表示，如果科尔诺夫在一九四一年就自愿投到苏联这边来，现在就可以为台尔曼和威廉·皮克的新德意志而战了。对于巴塔洛夫的自作多情，科尔诺夫却轻蔑地回答：“这个德意志不是我的。”至此，一个死心塌地效忠希特勒的法西斯军人的嘴脸暴露无遗了，而小说的作者所要宣扬的“逆风起飞”精神也达到了它的顶点！作者并不批判科尔诺夫的反动气焰，相反却

百般加以颂扬。作者把科尔诺夫这个双手沾满苏联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写成战后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当上了区委委员和德苏友好协会分会主席，写巴塔洛夫就任苏军驻德集群空军司令，恰好住进科尔诺夫的旧宅，在他的官邸中高挂着科尔诺夫当法西斯军人时的照片等等，都向我们说明，作者对科尔诺夫这个地道的法西斯分子是如何的崇拜。巴塔洛夫让他的“接班人”了解科尔诺夫的经历，就是要他们仿效法西斯分子科尔诺夫效忠第三帝国的样子，死心塌地为新沙皇卖命。安德烈听完科尔诺夫的故事，“心灵都为之神往”，还说，“关于冯·科尔诺夫的故事，现在一辈子都印在我的记忆中了”，这就是明证。苏修把科尔诺夫这样的人物奉为“楷模”，宣扬科尔诺夫的法西斯军人精神，用以教育下一代，这都充分证明，勃列日涅夫之流已经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完全堕落成为一伙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分子。

然而，《逆风起飞》这部小说仅仅是为了教育苏修下一代军人必须具备“逆风起飞”精神吗？不，如果我们再细细体味一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逆风起飞”的口号是在一定的国际形势下提出来的。这个形势就是苏美争霸世界，重点是争夺欧洲；苏修向中东、非洲、亚洲等地伸出黑手，企图夺取这些地方的霸权，但是广大第三世界人民越来越识破苏修的豺狼面目，他们在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团结合作，给予苏修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反对苏修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际反霸统一

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起来。苏修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也很激烈，处处遇到那个超级大国的猛烈抵抗。因此，苏修的日子很不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足，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正如行船遇到顶头风，处境十分困难。这部小说的题目叫“逆风起飞”，“逆风”二字就是苏修内外交困的狼狈相的生动反映。然而，苏修并不甘心失败，它虽然遇到顶头风，但还是要干下去，试图在“逆风”中继续干它的社会帝国主义勾当，这一点，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当巴塔洛夫到空军总司令部去接受新的任命时，一个苏联元帅对他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只依靠宣传工具去争取和平，那将是极其天真的。如果你依靠武力，就能很好地倡导和平。那时，人家就会比较恭敬地聆听你的话，认真地看待你的每个建议。要是我们没有飞机、坦克、核武器呢？恐怕身穿燕尾服的先生们就会铁板着脸来迎接我们的使者，就是我们的外交部，也要痛苦地感觉到帝国主义豺狼并不是无力自卫的小羊羔了。”所谓“和平”，那不过是一个动听的字眼，应该把它读作“霸权”，才符合实际。而苏联元帅的这段火药味十足的话，倒是一篇绝妙的自供状，它为我们微妙微妙地勾勒出了一幅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生动图景。我们正可以从这段话中了解两个超级大国是如何进行争夺的，那无非是一种强权政治，谁手里掌握着优势武器，谁就有发言权。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那不过是为了限制对方，发展自己，使自己居于优势地位，从而取得更多的霸权。

从《逆风起飞》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欧洲由于其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成了两霸争夺的战略重点。苏修正是把自己的主力设置在这个战略要地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处欧洲的中心，是苏修保持对欧洲中间突破态势，力图造成从南北两翼包抄西欧的重要战略据点。我们不是看到巴塔洛夫将军正是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他培养“接班人”也恰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吗？小说的作者选择了这个地点，难道是偶然的吗？“当苏联将军在这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德苏友好工作起来就更安定些。”这是苏修御用文人通过一个德国人，即从一个法西斯分子演变为苏修手中一只绵羊的科尔诺夫说出的一句话。苏联将军在这里，德苏友好工作起来就更安定些，作者说“不知为什么”，其实他比任何人更清楚，否则为什么当苏联元帅派巴塔洛夫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的时候，要关照他“您要去的是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呢？

“逆风起飞”到底有些什么含义，综上所述，就是：第一，要培养法西斯式接班人以适应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第二，苏修不管逆历史潮流而动，遇到多大困难，还是要顶着“逆风”干，去争夺世界霸权。这就是《逆风起飞》所要告诉读者的全部内容。

恩格斯说过：“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萌芽。……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0页）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重

温希特勒称霸世界的美梦，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必然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抵抗力”，都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它的下场决不会比希特勒光彩一些！

目 次

中尉们来了·····	1
冯·科尔诺夫是什么人·····	22
失眠·····	79
老防区·····	107
在东方·····	125
就职·····	142
我们是什么人·····	158
我是克列皮科夫·····	162
爬高完毕!·····	177
击昏·····	191
来访·····	215
调皮鬼的转变·····	226
灾祸·····	248
“天箭座”飞偏了·····	275
日常生活·····	295
传说与事实·····	304
“Г”·····	319
意外的会面·····	346
告别·····	353

中尉们来了

古老的挂钟敲了十一下。

一个白头发的少校，肩膀挺宽，身体又矮，几乎是四方形的，他打开顶楼的门，简短地宣布说：

“中尉同志们，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瞧，房间收拾得多整齐。这是驻军招待所的姑娘们替你们张罗的。等你们安顿好了，阿尔卡基，你到你爸爸那里去一下。他想和你聊聊。”

那个叫做阿尔卡基的，是个灰眼睛的中尉，有一张微黑的清秀的脸，黑油油的头发朝后梳着。他点点头表示答应，嘴上浮起了温和的微笑，脸颊上出现一对酒窝。

“明白了，塔腊斯叔叔。”

“如果您是我们的集群来服役的话，那我现在就不是您的塔腊斯叔叔了，是塔腊斯·伊格纳季耶维奇·斯塔罗康少校。而且是近卫军少校。就是这样！”四方形的少校不以为然地耸了耸白眉毛，有力地纠正说，同时在身后关上了房门。他那渐渐远去的脚步声直到楼梯底下才消失。

两个中尉互相看了一眼，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点儿也不懂，”另一个中尉对阿尔卡基说，“他一

会儿对你的父亲，司令员本人叫‘安托沙’，还用‘你’称呼他，一会儿又不许你叫他塔腊斯叔叔。”

“你会懂的，”阿尔卡基疲倦得打了个呵欠，表示不同意见。“以后都会懂的。”

“他刚才怎么看我来着！我已经料到他马上就会呵斥我：‘别洛麦斯特诺夫中尉，您怎么个站法！’”

“他不会呵斥的，安德烈，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在石板瓦屋顶低低垂下来的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床上铺着刚洗过的被单；床头柜上的水晶玻璃花瓶里插着芳香的玫瑰花，花瓣上闪烁着晶莹的水珠。屋里稍微有点儿闷。阿尔卡基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一阵晚风轻轻地吹到他身上，满天的繁星映入眼帘。在月光映照的朦胧夜色中，这个德国小城市的一片尖簇簇的屋顶，依稀可辨。市政厅的大钟敲了十二下。在这座独立式住宅的小门旁，哨兵换岗了，传来已经成为惯例的吆喝声：“站住，谁在走动？！”阿尔卡基叹了口气：“如果司令员的住宅夜里要有哨兵守卫，那就说明这里毕竟不是家乡。”他半闭着眼睛，痛快地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蓦地想起了已经过去的白天的情景，连同种种细节都一一回想起来了。他想起他和安德烈·别洛麦斯特诺夫怎样从莫斯科搭乘蓝色的“安-24”飞机，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来到这遥远的驻军部队，然后在“加齐克”牌汽车里颠簸着，从机场驰往集群司令部；他想起神色庄重的斯塔罗康怎样在门口迎接他们，父亲怎样穿着检阅时穿的制服，挂满了勋章和奖章，向他们跑来。父亲想故意装出严峻的神

气拥抱儿子，可是在他那刮得光光的威严的脸上，掠过一种不知什么表情。

“按正规报告，”空军上将朝后退了一步，要求说，同时皱起了眉头，用这个表情多少掩饰一下他的快乐、不知所措和突然想要哭泣的心情。

然后是在宽阔的大客厅里举行的晚餐，从菜肴的丰盛来看，经管总务的斯塔罗康预先就准备好了。父亲坐在主人席的圈椅上，桌子的两边是客人们。如果不算两个中尉和副官斯塔罗康，客人有四个。政治处主任普施卡列夫空军少将，个儿不高，身体结实，不象一个人，简直象一团火——他的头发，长满雀斑的脸以至脖子，都是火红的；一个中等个子的上校，秃顶，狭长的脸，是干部处的校官，早在战争年代就是父亲的同事；还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是蓝眼睛、身材瘦削的男人，另一个是已经上了年纪的妇女，穿浅色影条衣服，所有的钮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她有一张善良的胖胖的脸，梳着和她的年龄很相称的漂亮发式，嘴唇很丰满，褐色的眼睛，能迅速洞察周围的一切，脸颊上泛着鲜艳红润的健康色泽。

“这是希尔达·迈尔，我的可靠的同志，党的区委书记，”父亲亲切地微笑着介绍她说，“中尉同志们，跟我们的优秀的德国朋友们认识一下吧。”

阿尔卡基发现希尔达·迈尔的右手手背上有一道褐色的深度烧伤的伤痕。

大家用闹哄哄的声音一刻不停地向阿尔卡基说着俏皮

话和祝酒词。阿尔卡基斜眼瞟了一下安德烈·别洛麦斯特诺夫宽阔的微微拱着的背，剪着运动员发式的结实的后脑，心里不无忐忑地想：“难道父亲忘记了，应该为安德烈个人来一次祝酒。”然而父亲并没有忘记。当再一次斟“满杯”的时候，他请大家站起来。

“这杯酒应当站着喝，”父亲说，他那么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盛满香槟酒的高脚杯，仿佛要数清那些正在破灭的泡沫似的。“这一回是为三个人干杯，”他补充说。

“三位一体，敬酒没有底，安东·费多谢耶维奇，”干部处的人有点儿喝醉了，嘿嘿地笑着说。

“别说话，奥德诺留博夫，”巴塔洛夫将军严厉地制止他。“别说话，因为我的祝酒词不能在嘻嘻哈哈中开头。我请你们大家为我最好的朋友，在冲击柏林前夕牺牲的亚历山大·别洛麦斯特诺夫中校干杯……这里知道他的，除了我以外，只有斯塔罗康和奥德诺留博夫两个人。中校是一位勇士式的飞行员。为了纪念他，应当用伏特加干杯，而不是用香槟，不过，我们是没有偏见的人，所以我也不叫你们换酒了。我想把不朽的功勋和生活的欢乐摆在一起来祝贺。我提议，为我已故的朋友亚历山大，为他的妻子，最好的妇女叶莲娜，为她的苦难的命运，并且为他们的儿子，同我的儿子一起来到我们这里在天空中继承父业的，此刻坐在我们桌上的安德烈·别洛麦斯特诺夫中尉，干杯。”

将军干了杯，然后以迅速的动作猛地推开盛着食物的盘子，浓密的眉毛象倦飞的鸟儿的翅膀，嗒然垂下了。有一

会儿功夫，他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灰色的眼睛里流露出阴郁的神情。他的眼前浮现出散发着春天气息的奥得河、正在发绿的河岸、铁丝网围绕的捷耶洛夫高地，以及他和亚历山大·别洛麦斯特诺夫的最后一次共同飞行。巴塔洛夫强制地想：“不，不应当！这件事连回忆一下都不应当！因为你永远也不能使时光倒流，你什么也纠正不了啦！”

安德烈的眼睛开始闪烁着泪光，可是他不让一滴眼泪流出来，很尊严地回答别人的祝酒。“一个拳击家的坚强！”小巴塔洛夫想着自己的朋友。

十一点钟左右，德国客人们从桌边站起来，推说路远，开始告辞了。父亲和阿尔卡基送他们出来。安东·费多谢耶维奇吻了一下希尔达·迈尔的手，德国女人赞赏地笑了。

“啊，将军！今天您是所有在座的人中最殷勤的骑士。”她把肥胖的手伸给阿尔卡基，阿尔卡基握着她的手时，手指摸到一只坚硬的订婚戒指。

“啊，将军同志！”德国女人高声叫道。“Dieser ist Herakles. Ihrer Junge, so^①？”

“应该是的，希尔达同志，”父亲扬扬得意地笑了。“老赫拉克力士应当生出小赫拉克力士。”

德国女人愉快地打断他的话：

“不要发挥自己的思想吧，将军……宙斯对您这样自吹自擂会……下面怎么说……会动怒的。”

① 德语：这真是个赫拉克力士。是您的孩子，对吗？——译者